

自 然 的 体 系
或
论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法则

下 卷

〔法〕 霍 尔 巴 赫 著
管 士 滨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7 年 • 北京

目 次

下 卷

论神; 论神存在的证明, 神的属性;

论神影响人类幸福的方式

第 一 章	我们对于神的观念之起源·····	5
第 二 章	论神话与神学·····	26
第 三 章	混乱的和矛盾的神学观念·····	50
第 四 章	对克拉克所提出的神存在的证明的考察·····	77
第 五 章	对笛卡尔、马勒布朗士、牛顿等所提出的神 存在的证明的考察·····	118
第 六 章	论泛神论或对神的自然观念·····	142
第 七 章	论一神论或自然神论, 论乐观主义的体系, 论终极目的·····	163
第 八 章	从人们关于神的概念, 或关于神的概念在 道德、政治、科学、民族的以及个人的幸福 方面的影响对人所产生的种种利益的考察·····	197
第 九 章	神学的概念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神学的 道德与自然的道德的比较。神学有害于人 类精神的进步·····	221
第 十 章	人不能从人们给他形成的神的观念中得到 任何结论; 人在信神方面所表现的行为是	

矛盾的和无益的·····	245
第十一章 为本书各种意见辩护。论不敬。无神论 者是存在的吗? ·····	271
第十二章 无神论与道德相容吗? ·····	286
第十三章 导致无神论的一些动机; 这体系能是危 险的吗? 它能被一般人采纳吗? ·····	302
第十四章 自然法简述·····	335
《<自然的体系>的真实意义》(本书提纲·下卷部分)·····	349
霍尔巴赫生平和著作年表·····	382
译者后记·····	395
人物索引·····	397
主题索引·····	409

下 卷

论神；论神存在的证明，神的属性；
论神影响人类幸福的方式

如果你好好地认识并记住这一点，
那么从一切暴主解放出来
而自由的自然，
就能被看到
是独立自主地作它一切的事情，
未受到任何神灵的干预。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版，第 124 页。

第一章 我们对于神的观念之起源

如果人有勇气追溯深深铭刻在脑海中的种种意见的根源，如果对于使他把那些意见当作神圣的东西来尊敬的种种理由作一番严肃认真的思考，如果冷静地考察一下他的希望和恐惧的动因，那么，他便会发现，那些时常最强烈地冲动着他的对象或观念，并没有丝毫真实性，而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眼，是一些被无知所²⁹²创造、被病态的想象所矫改过的幽灵罢了。他的精神在被种种情欲所扰乱的字力的混乱当中急速地、没有结果地活动着。这些情欲阻碍他在自己的判断中作正确的思考或请教于经验。如果把一个有感觉的生物放在一个一切部分都在运动着的自然之中，那么由于他将不得不体验的种种愉快或不愉快的事物的缘故，他的感觉将是多种多样的；他将会觉得幸福或是不幸福，并且按照在他身上所引起的感觉的性质，喜爱或是恐惧、追寻或是逃避那些在他机体中起着作用的种种结果的真实或假想的原因。但是，如果他无知或缺乏经验，就会弄错这些原因，不能追溯到它们；他既不认识它们的能力，也不认识它们的活动方式，直到反反复复的经验固定了他的判断，他还是处于困惑和不安之中。

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在降生时，他只不过带来一种根据他个体的机构能够或多或少地强烈地感觉的能力；他并不认识任何对他发生作用的原因；渐渐地，由于再三地感觉到这些原因，他就发现了它们不同的性质；他学习着去判断它们；他和这些原因逐渐熟悉

起来；他便按照他被这些原因所感动的那种方式把一些观念附在它们上面，这些观念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那就要看他的器官组织得好还是组织得不好，并且是否能够提供一些确实而能重复的经验。

人的最初一些时刻是被种种需要标志着的；就是说，为了保全自己的存在，他必然需要许多类似于他自己的原因的协助，没有这些原因他便不能在他所接受的那个存在之中保持着自己；在一个有感觉的生物里面，这些需要便表现为在他机体中的一种混乱、一种衰弱、一种疲劳，所有这些使他意识到一种痛苦的感觉；这种混乱纷扰的情况一直存在着并且增加着，直到使这种痛苦之感中止所必须的原因来重新建立了适合于人的机体的秩序时，才算了结。需要是人所感受的第一痛苦；然而这个痛苦又是人为保持他的存
293 在所必需的，如果身体中的混乱不强迫人去寻求解救，那么他也许得不到通知去保全他自己的存在的。没有需要，我们就不过是一些类似植物那样的没有感觉的机器，也象植物一样，没有能力自我保存或是取得在我们已经接受的生存中坚持下去的一些手段。我们的热情、欲求、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的运用，都应归因于我们的种种需要。正是我们的需要强迫我们去思维、去愿欲、去行动；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或是为了让这些需要在我们身上引起的种种痛苦的感觉得以结束，我们才按照自己的自然的感性和我们特有的能力，发挥出我们肉体的或精神的力量。我们的需要既然是连绵不断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毫无懈怠地工作，以便给我们提供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事物。一句话，正是由于人的层出不穷的需要，人的能力才处于一种永恒的活动之中；一旦他不再有什么需

要了，他便会落在无所事事、迟钝、烦闷、对他的存在有害和不便的萎靡之中了，这种状态，要一直延续到一些新的需要使他从这种昏睡症中振奋起来或唤醒起来的时候，才会终止。

由此可见，“痛苦”对人是必需的；没有痛苦，人就既不能认识什么东西对他有害，不知道逃避它，也不知道给自己提供安适；如果我们称之为需要的那种一时的痛苦不强迫人去开动他的种种官能，形成种种经验，比较和区分那些能够对他有害的东西和对他的存在有利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和那些没有感觉的无机物没有任何不同。此外，没有痛苦，人也就决不会认识幸福；他将会继续不断地临于危境；就象一个没有经验的孩子似的，每一步都在冒着走向必然的死亡的危险，他什么都不会判断，什么都不加选择，没有意志、热情、欲求，对于不惬意的东西不会设法去反抗，也不会让这些东西离开自己，他会没有任何动机使他去爱什么或去怕什么；他会成了一架没有感觉的自动机，而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假如在这世界上并不存在着痛苦，那么人也就从来不会梦想 294 到神明的。假如自然曾允许人轻易地满足他一切生生不已的需要，或是允许他只体验到一些愉快的感觉，那么他的岁月便会在永恒的协调中度过，而且也就不会有什么动因促使他去追寻事物的未知原因了。思索是一件苦事；常常满足的人，他所留心的只不过是如何去满足他的种种需要，去图目前的享受，去感觉那不断以一种他必然会同意的方式使他注意到自己的生存的种种事物。没有任何东西会惊动他的心灵，一切对于他的存在都无往而不适，对于未来，他既体验不到恐惧、疑虑，也没有不安；这些激动只能是某种恼人的感觉的一些结果。这种感觉可能以前曾触动过他，或是在

扰乱了他机体的秩序的时候曾中断过他的幸福之流。

除了在人那里每一时刻都在产生新的并且往往觉得没有能力满足的种种需要之外,所有的人还都感觉到一连串的痛苦;他为季节演变的严酷、饥寒、时疫、意外事件、各种疾病而痛苦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都战战兢兢、疑神疑鬼。痛苦的经验使我们对于一切未知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感受它们结果的那些原因,感到惊慌;这种经验使得我们突然之间,或者我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出于本能地,对所有我们自己还不知其结果的一切事物,保持警惕。我们的不安和恐惧,还要由于这类事物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混乱的深广、它们的稀有性,就是说我们对于它们缺少经验、我们的天生的敏感、我们想象的热力这些东西的缘故,而更行增加起来。人越是无知或缺乏经验,便越能感受惊恐:孤寂、森林的幽暗、夜的静寂和黑暗、风的呼号、突然的和混乱的音响,对于不习惯这些事物的一切人来说,都是恐怖的对象;无知的人就是一个孩子,什么都使他惊异,什么都使他战栗。随着经验多少使他和自然的种种结果熟悉起来,他的惊慌逐渐消失或自行平息下去;只要他认识或自以为认识到他眼看着起作用的各种原因,并且知道一些如何躲避它们结果的方法的时候,他便安心了。但是,如果他不能达到剖析那些侵扰他或使他感受痛苦的种种原因,他不知如何是好,归咎于谁,他们的不安便要加重,他们的想象也就要迷乱起来。在混乱中,想象便给他夸大或给他描绘出他的恐怖的未知的对象;它把这个对象弄成和某些已知的东西相类似;它还暗示给人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正象人通常为转移某种隐伏的原因的结果并解除其威力所使用的那些方法一样,而正是这种隐伏的原因曾

使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人的无知和软弱就是这样使他成为迷信者。

充分研究过自然的人，或是对于一些物理的原因及其必然要产生的结果给以确认的人，就是在我们今天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最遥远的古代，人的精神处于幼稚时期，还没有形成我们今日所看到的那些经验和进步，这种无知无疑也就来得更要大些。散居的野蛮人，对于自然规律只是一知半解，或根本一无所知；只有社会才使得人的知识日趋完善；要猜透自然，必须要有众多的和集合的努力。如果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所有一切原因对我们野蛮的祖先便不能不是一些神秘，整个自然对他们就是一个迷。对于没有经验的人，一切自然现象不能不是奇妙而可怕的，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对他们就显得稀奇古怪，有违于事物的秩序。

在今天，我们看见一些人还在那些昔日曾使我们祖先颤栗的事物面前战战兢兢，让我们也不要惊异罢。日月蚀、彗星、天象异变，过去曾是世上一切人惊忧的对象；这些结果，对于逐渐把它们真实原因剖析出来的健全哲学看来是如此自然，可是仍然能使近代民族中最众多的和受教育较少的部分人民感觉惊恐；一般人民，也正如他的无知的祖先那样，在他的眼睛所不熟悉的一切东西里 296 面，或是在用一种他想象不出一些已知的动因也能够具有的力量而活动的一切未知的原因里面，发现了神奇和超自然的东西。一般普通人则在他所不理解的一切动人的结果中看出神奇、异事和奇迹来；他把产生这些事物的所有的原因称之为“超自然”的，这就简单地说明了，他丝毫不熟悉这些事物，他不认识它们，或者，在自然里，他还没有看见过有一些能够产生象使他的眼睛为之惊愕的

那些动因同样稀少的结果。

各民族看到了不能猜度其原因的一些自然的和寻常的现象，此外，在距今遥远的古代，他们还会感受过一些普遍的或特殊的灾难，这些灾难想必曾把他们投入最残酷的狼狈和不安之中。世界上各民族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今天还使我们想起曾在他们祖先的精神中散布了恐怖的各种物理的巨变、灾害和祸难。如果历史不告诉我们这些巨大的变革，难道我们的眼睛就不足以使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各个部分曾经是，按照事物的进程也不能不是、并且还将要继续不断地、在不同的时期被震动过、被颠覆过、遭过破坏、受过水淹、被火烧过的吗？广大的陆地曾被水所吞没；越出界限的海水曾侵占了陆地的领域，后来水退了，它便给我们留下了它停留的明显的证据：各种贝壳、鱼的残骸、海生物体的残余，这些，细心的观察者在我们今日所居住的丰饶的领地上到处可以遇到。地层下的火在不同地方裂开吓人的喷火口。一句话，各种解放了的原素不只一次地互相争夺着在我们地球上的势力范围；而地球上到处呈示给我们的则不过是一片浩大的劫后残余的堆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当人看着整个的自然都来反对他，并且威胁着要毁掉他的住处时，他是该如何地恐怖呵！
297 当人们看到一个如此残酷地折磨人的自然，一个就要毁灭的世界，一块土地被撕裂开，给许多城市、省份、整个民族作为坟墓的时候，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民的惶恐不安该是怎样的呵！这些被恐怖压倒的人们，对于产生如此广泛结果的不可抵抗的原因，又该形成一些怎样的观念呵！无疑的，他们不会把这些原因归之于自然；他们决不疑心自然会自然自己所遭受的那种混乱的作者或

同谋者。他们看不出这些变革和这些混乱其实正是自然的不变法则的必然结果，而这些变革和混乱提供了使自然得以存在的秩序。

各民族正是由于处在这些命定的环境中，看不见在大地上也有一些强有力的动因，足以产生出种种以如此显著的方式扰乱着大地的结果来，才把他们不安的眼光和含着泪水的眼睛望着上天，假想着在那里应该存在着一些未知的动因，由于它们的怨恨而破坏了他们尘世的幸福。

人往往是在无知、惶恐和灾难的深处，引出他们关于神的一些最初的概念的。由此可见，这些概念如果不是可疑的，也必然是错误的，并且总是使人忧心忡忡。事实上，无论我们的眼光投到地球哪一部分上——在北方冰冻的寒带也好，在南方炎热的地带也好，或是在气候最温和的一些地带也好，我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们曾战栗过，并且因恐惧和不幸而编造出一些民族的神，或是敬奉人家从别处给他们带来的一些神。这些如此强有力的动因的观念，常常都是与恐怖这个观念相联系着的；它们的名字往往给人唤起他自己的灾难或是他父辈们的灾难来。我们今天还在颤栗着，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们在几千年前就曾经颤栗过。神的观念总是在我们心里唤起一些令人愁苦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追溯一下当前的恐惧以及每听到唤神的名字就在我们精神中升起的那些忧思的根源的话，那么，这个根源，我们就会在曾经毁灭了人类的一部分以及使
298
得那些从大地的毁灭中逃脱出来的不幸者们狼狽自失的洪水、变革和灾害之中找到它；这些不幸的人，直到今天，还在把他们的恐怖以及他们由于曾经使他们惶恐过的一些原因或神而产生的种种

黑暗的思想,传达给我们。①

如果诸民族的神是在恐惧的胎中孕育而成,那么,更进一步,每个人就是在痛苦的胎中形成了他为自己所编造的那个未知的威权。由于不认识各种自然的原因以及它们的活动方式,所以当 he 遭受某种不幸或某些恼人的感觉时,他就不知归咎于谁。不管他愿意与否,在他自身里面自行引起的各种运动,他的疾病、不便、情欲、不安、他的机体感受到但不明其真实根源的种种痛苦的衰败以及从外表看来对于一个坚强地执着于生命的生物如此可怕的灭亡,所有这些都被他看成是超自然的产物,因为它们违反了他当前的本性;因此,他把这些东西归之于某种强有力的原因,这个原因,不管他作了一切努力,时时刻刻都在左右着他。他的想象,由于那些他感到无可避免的不幸而绝望,便马上给他创造出某种幽灵,在 299 这幽灵面前,对于自己弱小的意识使他不得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这时候,他被恐怖吓住了,凄悲地默想着自己的愁苦,颤栗地寻找躲避这些愁苦的方法,解除那追随着他的幻影的愤怒。所以,不幸的人总是在忧愁的工场里塑造着那个他奉之为“神”的幽灵的。

① 一个英国作家说得很有道理:宇宙的洪水也许象曾经扰乱过物质世界那样地扰乱过精神世界,而人类的头脑还保留着那时曾经接受过的种种冲动的印痕。参见《菲勒蒙和希达斯帕》,第 355 页。

犹太人和基督徒们的圣书上所讲的那个洪水,说它是遍及整个世界,似乎不太真确;可是有理由相信,地球的各部分在不同时期曾经遭受过洪水之殃;这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一致的传说所证实了的。此外,我们在各个地方所发现的那些埋在地层的不同深度的海生物体的遗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很可能一个彗星重重地撞在地球上产生了一次强烈的震动,足以使一切陆地同时沉没在水中;这是用不着灵迹也可以发生的事。

除非根据我们能够认识的客体，我们是永远不能对自己所不知道的客体下判断的。而人，就是照着他自己，把一种意志、智慧、计划、打算、情欲，总之，一些与他自己的相类似的性质，赋给所有他觉得在作用于他的未知原因。只要一种可见的或假想的原因，是用一种惬意的或有利于他的生存的方式感触他的，他便判断这原因是善良的，是对他怀有善意的；反之，对于一切给他以烦恼的感觉的原因，他便判断它们本性恶劣，并且存心要来害他。他把一些目的、一种计划、一系列有体系的行为归之于所有似乎从本身产生出有着相连的结果、活动有秩序并且前后连贯、经常在人身上产生同样感觉的一切东西上去。依照这些总是从人自己和他特有的活动方式借来的观念，他或是热爱或是惧怕那些曾使他感动过的对象；他怀着信任或畏惧之心去接近它们，当他相信能够不受这些东西的势力影响的时候，他又要寻找它们或是逃避它们。不久，他便和它们交谈了，恳求它们，祈求援助，或是让他不再受苦受罪；他努力用顺从、卑屈、献礼这类他自己觉得可以使人感动的东西去争取它们。最后，他对它们又表示出好客之情，供给它们一个隐遁的地方，给它们造一个住处，并且把一些他认为应当最使它们喜欢的东西给它们，因为他自己认为这些东西是最珍贵的。这些情况，使我们理解到在粗野的民族中，每个人自己所编造的那些“保护神”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看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把动物、石头、不成形的和无生的东西、偶像等看作自己命运的仲裁者，在把智慧、欲求和愿望借给它们的同时，就把它们变成了神明。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使野蛮人受到欺骗，并且使所有理性还不曾看透外表的一切人受到欺骗，这就是某一些结果与并不曾产生

这些结果的一些原因二者之偶然的协调，或是这些结果与某些并不与它们有任何真实联系的原因之同时并存。野蛮人就是这样：把给他以好处的这种善意或意志加之于某种事物而不管这事物是无生命的还是有生命的，比如，具有某种形式的石块、一块岩石、一座山、一棵树、一条蛇、一头兽等等，只要他遇到这些东西，而环境又许可他在行猎、捕鱼、作战或所有其他事务上胜利成功的时候他便这样做。同一个野蛮人，也会毫无根据地把狡黠或恶念归之于他在遭受某种恼人的意外之灾的那些日子里所遇到的某件东西；他不能思维，看不见这些各式各样的结果都应归之于自然原因，归之于某些必然的环境；把光荣归之于一些并不能影响到他或并不能愿意他好他就好、愿意他坏他就坏的原因，他觉得是最简便不过的；而结果，他的无知和精神上的懒惰就把这些原因“神化”了，就是说，把智慧、情欲、计划等假借给它们，认为它们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野蛮人永远只不过是孩子罢了；他打他不喜欢的东西，就象狗咬那块打伤它的石头而不追问把石头向它扔过去的那只手是一样的。

在沒有经验的人那里，这些，也还是他对于幸的或不幸的预兆之信心的基础；他把预兆看成是由他那可笑的“神”发出来的通知。他认为这些神具有一种敏感、一种先见之明、一些为他自己所沒有的能力。无知和混乱，使得人相信一块石头、一条爬行动物、一只小鸟都比他自己高明得多。无知的人所作的浮泛的观察，只能使他更为迷信；他看见某些鸟用它们的飞翔、呼唤、报告着各种变化、
301 冷热、晴阴和风雨；他看见在一定的时刻有蒸气从某些洞穴深处喷出；这类观察不必多，已足以使他相信这些事物是知道未来的，是

享有先知的禀赋的。

如果经验和思考逐渐达到使人醒悟他早先指定的那些没有感性的事物具有权力、智慧和各种德行是错误的话，那么，他至少还会设想这些事物是由于某种隐秘的原因、某种它们不过是作为其工具的不可见的动因，而活动起来的；于是，他追询这个隐蔽的动因；他向它攀谈，设法争取它，恳求它的援助，平息它的愤怒。为要成功地做到这些，他还采用了为和缓或争取他的同类们所使用的一些同样的方法。

处于原始时期的社会，由于时常看见自己受自然的折磨和虐待，曾设想一些原素或支配这些原素的隐蔽的动因也具有与人相似的意志、目的、需要和欲求。所有为使这些动因得到营养而被想象出的各种祭祀、为使它们畅饮而举行的酒礼、为使它们的嗅觉得到满足而制造出的薰香，就是由此产生的。人们信以为这些原素或它们被激怒了的原动者，也象被激怒了的人一样，可以由于祈求、告饶、赔礼而平息下来。想象使出最大的努力，去猜测怎样的礼品和献仪才最能博得这些喑哑的、毫不使人窥知其倾向的存在们的欢心。最初，人家给它们献上地上的果实、麦束；后来，又献上肉，为它们杀小羊，小母牛，大公牛。可是人们看到它们几乎总是对人发怒，于是渐渐地就用儿童、用成人去给它们作祭品了。最后，与日俱增的想象的迷乱，竟使人相信居自然之上的至高主宰是轻视来自尘间的供献的，而只有用一个“神”的牺牲才能使它满足。人们推测，一个无限的存在，只有用一个无限的牺牲才能使它同人类得到和解。

老年人，既然最有经验，通常是负着与被激怒了的权威进行和

302 解之责的^①。这些老年人就在典礼、祭祀、预防犯罪、制定法规等方面,与它相伴;他们还把由祖先传下来的种种概念,他们所作的观察、曾经接受的一些寓言等等,讲给自己的同胞们听。祭司制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宗教仪式就是这样形成的;被每个社会所采纳而在各种族之间流传的一整套的学说,就是这样逐渐完成的。一句话,这就是人们到处用来构成“宗教”的一些不成形式的和暂时的原素。宗教常常是一种行为的体系,被想象和无知发明出来,为的是使人们设想自然所屈从的那些未知的权威得到好处。某种易怒的不可和解的神,常常用来作为宗教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幼稚荒谬的概念上,祭司制度才建立了它的权利、殿堂、祭坛、财富、权威和教条。一句话,世界上一切宗教体系都是放在这些粗陋的基础上的;它们最初被一些野蛮人发明出来,但现在仍支配一些最文明的民族的命运。这些在原则上极其有害于人的体系曾被人作过各式各样的修正。人类精神之最主要的作用,是对种种未知事物进行毫不松懈的钻研,起初它往往特别重视这些未知事物,可是后来却又不敢对它们冷静地加以检查。

这就是在想象自己所不断编造的观念中、或人们所不断给与
303 想象的一些有关神的观念中之想象的道德。人类最初的神学,起

① “祭司”(牧师,司铎)(Prêtre)这个字来自希腊文 *πρόσβυς*,原意是“老人”的意思。对于凡是带有古代性质的东西,人总是尊而敬之的;人们总是把它与一种智慧和富于经验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来,正是由于这一成见的结果,当人遇到困难时,通常总是宁愿依赖古代的权威和祖先们的决定,而不愿采用有道理的人和理性的决定;在触及宗教的问题上,我们看见尤其如此。人们想象古时候人最先信仰宗教。我们只有在宗教的幼年时期或者它的摇篮时期,才能找到充满智慧和纯洁的宗教。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到底有多大价值,我让人们来想想罢!